

醒
世
恒
言
(下)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醒世恒言

明·冯梦龙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刃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。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，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，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晕，唇若朱涂，一个脸儿，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。那里有什么裴楷，那里有什么王衍？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，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双手不住的翻，刺力豁刺，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飕飕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，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，丁忧六载。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叹道：“世少识者。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，同了

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

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，名士济，字子舟；一个姓王，名元晖，字景照；一个姓张，名显，字致伯；一个姓韩，名蕃锡，字康侯；一个姓蒋名义，字礼生；一个姓刘，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里头，只有刘、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，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。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，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材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齐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轻眉俊眼，绣腿花拳，风笠飘飘，雨衣鲜灿。玉勒马，一声嘶破柳堤烟；碧帷车，数武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“老成”二字最为紧要，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干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兖州府马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彳亍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紫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八十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，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。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百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螭头高拱，上逼层霄；鸱吻分张，下临无地。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，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。寺门上有金字牌扁，名曰“宝华禅寺”。

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，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。但见稠阴夹道，曲径纡回；旁边多少旧碑，七横八竖，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正看之间，有小和尚疾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，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。见了

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，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，问了某姓某处，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。那几个随即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，到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，在此经过，见寺宇整齐，进来随喜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，便走到门前观看。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个个鲜衣大帽，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，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每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，列位相公若不弃嫌，过了一宿，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”

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待应承过宿，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，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，算来约有四十多人，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。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，还该赶去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，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时已晚，赶不到村店；此去途中，尚有可虑。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

看见众人低声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，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，歹人极多。此时天时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。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蚤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，况且跟随的人见寺里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，向主人道：“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，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，宰鸡杀鹅，烹鱼炮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？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件色鸡鹅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，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，下边列首一个陪卓，共有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，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弢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有色盆？”和尚道：“有，有！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，斟着大杯，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子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掷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掷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干，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，曲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，做来颜色浓酳，好像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痿软。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：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，这晚吃了恁般浓酳，加倍放出意兴来。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；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烂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，暗道：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！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。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：“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，必是多吃热酒才可解散，如何倒不用酒？”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

的，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，今日特地开出来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大杯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执不饮。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。心上道：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礼道：“实在吃不下了，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

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，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磕头便睡，鼾鼾鼻息，响动如雷。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痒脚软，做了一堆瘫倒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。间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，在房里却吃了，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，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。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不难了当，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才进内房。这叫做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撬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，其实堪伤！

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，侧耳听着外边，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。暗道：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。不然，也要收拾家火。为何寂然无声？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：“暖哟！”又

有模糊口声。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贼僧计也！”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那里推得醒？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因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战，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，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，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黑，阴风淅淅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一个弯角儿，却是一所人家。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正是：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昏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求妈妈方便，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姬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。决难从命！”元礼暗道：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“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，会试来此，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狼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”老姬道：“噯哟！阿弥陀佛！不信有这样事！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老姬睁睛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，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，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！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在此卓儿上假寐片时，一待天明，即

便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，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贵人上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，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！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小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，有小女奉陪，老身暂去就来。女儿过来，见了相公，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。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！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恻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，是那个的本钱？”元礼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！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叫做张小乙，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，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，幸不在家。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那里真

个去买酒？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，你终须一死！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，放你脱此难。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利害，他回来不见了你，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？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场责罚，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！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，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，他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锭与元礼，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。若母亲问起，我自言有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欲受，思量前路盘缠，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便向女子道：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，后日娶你，决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岁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莩，死且不恨。只有一件：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，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问言一毕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丧，好像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嫗打头，川僧觉空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咻咻一直赶到老嫗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嫗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。只见女子被缚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，道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。我回

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甚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姬闻言，好像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。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借师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工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。又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。走了一阵，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且把杀死众尸，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多是铜钱在内，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，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姬，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，依旧作借。

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笪地方，气力都尽。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又走，已到荣县。刚待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：“老侄，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”那老叟你道是谁？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，经繇河间府，到往山东。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值穷途，撞见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因，与老姬家脱身的缘故，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吓，挽着手，拖到饭店吃上了饭，就把身边随从的阿三，送与元礼伏侍，又借他白银一百二三十两，又替他叫了骡轿，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

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。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！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珽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，即将为首僧人悟石、觉空二人，极型鞫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繇。押赴后园，起尸相验。随将众僧拘禁。此时张

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傍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题。

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道：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正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姬道：“老身亡夫，其实姓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姬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。我侄儿杨延和中了举人，在此经过，往京会试。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谋害同行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。侄儿幸脱此难，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老姬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，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，你切不可怀恨。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，赁房居住。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姬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姬匍伏而前，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，又中乙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？这叫做：夫妻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：春闱赴选遇强徒，解厄全凭女丈夫。凡事必须留后看，他年方不悔当初。

第二十二卷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伯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，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日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

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师父曰：“数着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

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得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未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。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。言说住址、姓名、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，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，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言罢，洞宾纳头拜授，背了剑，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要将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、地理路途、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，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“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个中玄妙诀，谁道不长生！”作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

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。宝剑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闹。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钩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之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。有诗为证：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？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；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起；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观西望，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。洞宾道：“好！此处必有神仙。”云行一万，风行八千，料在千里路云头，一片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气现处，不知何所。洞宾唤：“土地安在？”一阵风过处，土地现形，怎生模样？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，手中藜杖老龙形，腰间皂绦黑虎尾。土地唱喏：“告上仙：呼唤小圣，不知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界何处？青气现者，谁家男子妇人？”土地道：“下界西京河南府。在城铜驰巷口，有个妇人殷氏，约年三十有余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积有阴果。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风过处，土地去了。

却说洞宾坠下云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来。到铜驰巷口，见牌一面，上写“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”。铺中立着个女娘，鱼冠儿，道装打扮，眉间青气现。洞宾见了，叫声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洞宾叫声：“稽首！”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，回头道：“先生过一遭。”洞宾上前一看，见怒气太重，叫声：“可惜！”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，上有四句诗曰：“出山罚愿度三千，寻遍阎浮未结缘。特地来时真有意，可怜殷氏骨难仙。”诗后写道：“口口仙作。”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，叫人拾起看时，

二口为吕，知是吕祖师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赶去，寻这个先生，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。殷氏心中懊悔，正是：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因这四句诗，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，后来坐化而亡。

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，无寻人处。且去太虚顶上观看，只见一匹马飞来，到面前下马离鞍，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：“告上仙：东京开封府马行街，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请道一坛，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，请往来道士二千员，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。特賫请状拜请！”洞宾听说：“吾忘其所以！来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劳心力远来。”符官曰：“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，说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寻到此，得见上仙。”洞宾于荆筐篮内，取一个仙果，与符使吃了，拜谢上马而去。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，坠下云头，立住了脚。若还这般模样，被人识破，把头一摆，喝声“变！”变作一个腌臢疥癞先生入城。行到马行街，只见扬旛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请圣邀真，洞宾却好到。人若有愿，天必从之。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？洞宾到坛土看，却是个中贵官太尉，好善，奉真修道，眉间微微有些青气。洞宾肚内思量：此人时节未到，显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后成其正果。洞宾吃罢斋，支衬钱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宾言曰：“贫道善能水墨画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笔，取将绢一匹，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。”众人禀了太尉，取绢一幅与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绢上一泼，坏了那幅绢。太尉见道：“这厮无礼，捉弄下官。与我拿来！”先生见太尉焦躁，转身便去。众人赶来，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。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，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。太尉打开看时，有四句言语道：“斋道欲求仙骨，乃至我来不识。要知贫道姓名，但看绢画端的。”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，再展开来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纳头便拜。见甚么来？正是：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世上人。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，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。才信来的

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内府侍奉。王太尉奏过，将房屋宅子纳还朝廷，伴当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当山出家。山中采药，遭遇纯阳真人，得度为仙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吕洞宾先生三年将满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闷倦，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，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。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，约行两个时辰，见青气至近。喝声住，唤：“此间山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山神现形，金盔金甲锦袍，手执山斧，躬身唱喏：“告上仙：有何法旨？”洞宾道：“下方青气现处，是个甚么人家？”山神曰：“下界江西地面，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。广行阴鹭，累世积善，因此有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聚成形，散则为气。

先生坠下云来，直至黄龙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见傅太公家斋僧。直到草堂上，见傅太公。先生曰：“结缘增福，开发道心。”太公曰：“先生少怪！老汉家斋僧不斋道。”洞宾曰：“斋官，儒释道三教从来总一家。”太公曰：“偏不敬你道门！你那道家说谎太多。”洞宾曰：“太公，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？”太公曰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况我等！”先生曰：“从头至尾说，俺道家怎么捉弄秦皇、汉武？”太公曰：“岂不闻白氏讽谏曰：‘海漫漫，直下无底傍无边。云涛雪浪最深处，人传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神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温温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肯归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诳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上青天。’”傅太公言毕，先生曰：“我道家说谎，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？”太公曰：“休言灵山活佛，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，讲经说法，广开方便之门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